

【稀见珍本】

日月清

传奇小说集

主編 薛洪勣 王汝梅
吉林文史出版社



该书受到国家古籍出版基金资助



责任编辑 耿 宏
封面设计 李岩冰

ISBN 978-7-80702-587-0



9 787807 025870 >

定价：78.00元

【稀见珍本】

明清传奇小说集

主編 薛洪勣 王汝梅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稀见珍本明清传奇小说集/薛洪勳,王汝梅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11

ISBN 978-7-80702-587-0

I. 稀... II. ①薛... ②王... III. 传奇小说—作品集—中国—明清时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308 号

Xijian Zhenbei Mingqing Chuanqi Xiaoshuoji

书 名 稀 见 珍 本 明 清 传 奇 小 说 集

作 者 薛洪勳 王汝梅

责任编辑 耿 宏

装帧设计 李岩冰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张 44.25

印 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字 数 1 000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02-587-0

定 价 78.00 元

前 言

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艺术上逐渐趋于成熟,并且脱离史传文学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至唐代,便出现了传奇小说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此后,又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过程,在艺术上进一步成熟,在明清两代,便进入了第二个繁荣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走向终结,传奇小说也便逐渐转化为近现代小说。这同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的情况是类似的。唐代的传奇小说,大多已收在大型的小说总集《太平广记》等书中了,至现代鲁迅又择优而编纂了《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又扩而充之为《唐人小说》,因而人们对唐代传奇小说是比较了解的。至于明清的传奇小说,仅就其数量而言远远超过唐代,但缺少一部像样的大型的总集,历来的一些选本也难免挂一漏万,混类杂陈,因而人们对其了解是有限的,对其评价也往往是片面的,甚至远远脱离其实际情况。为了向社会介绍明清传奇小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曾试编了一本《明清文言小说选》,发行量虽超过二十万册,但其规模较小,遗漏甚多,而且我们人微言轻,很难产生应有的社会效果。因而,随着我们见识的增长和明清小说研究热的兴起,我们便想着手编选一部更大的明清传奇小说选本。现在这本《明清传奇集》,就是在有关部门和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由我们来完成的这样一个新选本。

那么,什么是传奇小说呢?根据学术界的共识,按我们的理解,传奇小说既是艺术上成熟的小说作品,它就应当是通过作者形象思维虚构而成的叙事文学。这是它的基本的艺术特征。同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白话中短篇小说相比较,传奇小说是用文言写成的中短篇小说,二者的创作方法基本相同。而同以志怪、逸事小说为代表的笔记小说相比较,传奇小说是艺术上已经成熟的小说作品,笔记小说则是还未完全脱离史传文学羁绊的艺术上未成熟的小说作品。以六朝小说为例,《赵飞燕外传》等是传奇小说,《搜神记》、《世说新语》等则是笔记小说。笔记小说一般是直接纪录实事或传闻以及历代积累下来的神话传说,是较少或排斥记叙者的想象创造的。从叙事方式看,传奇小说是一种古典小说的全知叙事(其方法是多样化的),这一点和白话小说相同。笔记小说则是史传那样的限知叙事(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从篇幅长短看,笔记小说一般篇幅较短,传奇小说则篇幅长短不限,而一般篇幅较长。本书即依据以上区分,以选录传奇小说为主,只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选录少量笔记小说做为参考。到了明清时代,传奇小说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有微型小说、短篇小说,还有大量的中篇小说。从风格品位上,还可以分为通俗的和高雅的两大类别。所谓通俗的传奇小说,即是形式和内容都比较浅近,便于大众欣赏的作品。所谓高雅的传奇小说,即是形式比较古雅,内容比较深刻的作品。在高雅的传奇小说中,还可以分为杂史记传体的和古文记传体的两大类别。杂史记传体是传奇小说最通行的体制,如《聊斋志异》中那些篇幅较长的作品即是。其主要特点是情节曲折,描写细致。古文记传体传奇小说

也较常见,如本书所选的《东遊记异》、《陈小怜传》等即是。其主要特点是情节较为单纯,用笔凝炼。还有许多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将在所选各篇的解题和按语中加以具体说明。下面,对明清传奇小说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做一些总体性的评介。

通俗传奇小说古已有之,向上可以追溯到魏晋六朝的《汉武帝内传》等。唐前期张文成的《游仙窟》即是一篇著名的赋体通俗传奇小说。宋代的《摭青杂说》、《醉翁谈录》等书中也收入了一些不同体制的通俗传奇小说。直至明代,通俗传奇小说始蔚为大观,其艺术成就也达到了最高水准。其中尤以中篇作品最为引人注目。此类作品今存约三十余篇,据有关记载,还有《柔柔传》、《香罗记》等作品已经失传,失传作品究竟有多少,目前还无法估计。到了清代,单独流传的通俗传奇小说已较少见,今知有《水月奇缘》一种,有一些已收入了传奇小说集,如《挑灯新录》中的《夏雪郎》,《里乘》中的《姮儿》等篇,就是散文体的通俗中篇传奇小说,《萤窗清玩》则是四篇中篇通俗传奇小说的合集,还有的已发展为长篇小说,如《林兰香》等。明代的有些通俗传奇小说采用了散、韵、骈相间的叙事方法,因而曾被称为“诗文小说”,但这一名称并不能概括全部作品的面貌。明代的中篇通俗传奇小说还曾被称为“文言话本小说”,但话本小说是说书体的,其作者是公开的,而通俗传奇则是记述体的,其作者是隐蔽的,与其他传奇小说无异。就创作方法而言,通俗传奇小说也有写实的、志异的、寓意的三种类型,而在话本小说中寓意型作品极为罕见。因此,“文言话本小说”这一名称也是不确切的。下面,以中篇通俗传奇小说为主,对通俗传奇小说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做一些概括性的评述。

(一)中篇通俗传奇小说的故事情节一般都较为复杂多变,时间跨度较大,甚至呈现出长篇小说的压缩状态,因此其情节结构或谋篇布局也是多样化的。有的是类似情节多次反复式的结构,如《娇红记》写申纯七进王府,将故事情节逐步展开,直至演成悲剧的结局。有的是故事地点多次转换式的结构,每换一地便有新的局面出现,类似于西方的“流浪汉小说”,如《李生六一天缘》等篇即是。而《五金鱼传》则是一种多次反复与多次转换相结合的结构方式。还有一种叙事角度反复更换的叙事方式,这就在单线的情节结构之外,出现了双线的情节结构。如《丽史》、《双双传》等篇即是。还有一种虚实结合的双线结构,即以写实性的情节结构为主线,又附着一个虚幻性的情节,如《天缘奇遇》篇中有玉香仙子、《李生六一天缘》篇中有小孤神,《刘生觅莲记》篇中有采薇翁等,这种虚化了的人物,贯穿故事的始终,成为故事情节的预示者、串连者和归结者。这种种情节结构模式,在短篇传奇小说中是很难见到的,可能是借鉴了长篇说书或古典戏曲的艺术经验。

(二)中篇通俗传奇小说人物众多,一些主要人物还能写出性格特点来。人物众多和篇幅较长是互为因果的。像《天缘奇遇》、《传奇雅集》等篇仅女性就有一百多人。在描写时,一般都突出几个主要人物,用以统率全局,而故事的进展和结局往往是由主要人物的品格、性情决定的。仅举我们已选的《娇红传》、《钟情丽集》、《刘生觅莲记》等篇为例。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有钟情的特点,他们敢于去爱,而且对爱情生死

不渝。但互相比较,他们的性格是有某些差异的,并非千人一面。《娇红记》中的王娇和申纯性格比较软弱,最后只能以死来表示反抗,因此他们经常处于心情抑郁的状态之中。《钟情丽集》中的黎瑜和辜辂反抗性较强,他们敢于对簿公堂,敢于逃婚,决不向种种的客观压力屈服,终于争得了圆满的结局。《刘生觅莲记》中的人物就更具特色,孙碧莲虽渴望自由的爱情,但不贪图一时的快乐,而是审时度势做长远的考虑。刘一春“易性天植,平易可亲,虽不媚人,人自近之”。他和众多女性交往,能把爱情和友谊区分开来,决不胡乱追逐,与《天缘奇遇》等篇中的男性很不相同。另一女性苗秀灵则有大家闺秀风范,能够自持,并有谦让宽容之德。其他一些作品中的人物,也往往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就女性来说,有的贞静自守,有的放逸风流,有的唯“欲”是求。等等。总之,在这些小说中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女儿国”,写出了一些面目不同的人物形象,有的还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三)通俗传奇小说善于细致描绘,对于生活细节、人物情态、环境氛围的描写都可以说达到了精巧传神、可触可摸的地步。在描写中往往是行动、言语、情态、心理并陈,有的还有大段的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像《娇红记》中的细节描写、对话描写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刘生觅莲记》把环境设置在一个大花园中,把时间设置在春季,这不仅给人物活动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绚丽的活动舞台,而且具有象征意义。所谓“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花开花落无不牵动着人物的心情意绪,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孙碧莲有诗云:“花容不久春空老,春景无多花暗消。几欲留春了花债,落花春梦杳迢迢。”又云:“蓦地有长叹,茫然兴复空。寄语伤春者,为我惜飞红。”通过这样的描写,孙碧莲就成为一个伤春少女的形象,在过去的小说中,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形象。

(四)这里再介绍一个艺术特例。崇祯七年,杨时泰写了一篇《活阎罗断案记》。描写的是活人在夜间充当阎罗王审判阴司案件的故事。这篇作品在开头和结尾有一些交待性的叙述,中间写了四十二个案件。每个案件都只写审判者的语言,而无被审判者的语言。这个故事《续金瓶梅》第六十二回引用了一部分,并说:“只听得佛舍(即活阎罗)一人言语,及至鬼来对簿却寂不闻声,只好听这佛舍的断词,想出那鬼犯的话来。”郭宝亮在评论王蒙的小说时,称这种对话语言为“强制性语言”。然则,本篇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用“强制性语言”记言叙事的文言小说作品。在白话小说中,《金瓶梅》在写潘金莲等人长篇大套的对话时,也是这种“强制性语言”,但具体写法与本篇不同。

总之,通俗传奇小说在小说艺术方面有许多发展和创新,对后来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创作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中《高雅传奇小说在明初和明后期有了明显的新发展,产生了像《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以及一些优秀的单篇作品。到了清代,便进入了高雅传奇小说的又一个繁荣时期,产生了像《聊斋志异》、《子不语》等许多杰出的作品,单篇作品也有许多力作。直至晚清以后,传奇小说才逐渐融入了近现代小说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下面,也分几个

方面对明清的高雅传奇小说(包括通俗短篇传奇小说)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做一些概括性的评述。

(一)在内容方面,人情化、人性化的艺术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写实型的作品中,在志异型、寓意型的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自六朝以来,志怪小说便或多或少的注入了人情世态的成分。到了唐代,还出现了像《任氏传》、《柳毅传》、《李章武传》等描写人情世态的经典性的志异型传奇小说。但长期以来,大多数此类作品多被浓重的神性、妖氛笼罩着,从而削弱了人性的光辉。到了明清时代,这种情况逐渐有了明显的改变,神怪形态已淡化为一种艺术形式,所谓“鬼狐传”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世俗人性的载体。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性,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突鸮,知复非人。”并举《狐谐》篇为例说,狐女“雅善谈谐,倾倒一座,后忽别去,悉如常人”。大多数明清传奇小说多具这种特点。如《夜谈随录》、《耳食录》、《小豆棚》、《子不语》、《道听途说》、《夜雨秋灯录》等书,虽各具特色,但人情化,人性化的倾向则是殊途同归的。这些作品善于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的把人物写活,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从而使这些作品成为表现各色人物的巨幅画廊。其各具性情的人物之多,无法枚举。写实型的传奇小说,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如《金瓶梅》中的金瓶、《小青传》中的小青、《钟离叟姬传》中的王安石、《艳囿》中的罗小凤、《过墟志》中的刘三妹、《素云传》中的素云等,都成为令人难忘的、影响深远的人物形象。

(二)婚姻爱情小说内容多样化、深刻化,特别是还出现了纯情因缘小说。以往的婚姻爱情传奇小说,主要有天缘宿分、父母主婚,知己婚姻及一晌欢爱等几种类型。明清的传奇小说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以往的知己婚姻,也就是先恋爱后结婚的意思,所谓知己主要指才貌相当,互相满意。明清的同类作品,内容要丰富得多。以《聊斋志异》为例。《瑞云》篇写贺生与名妓瑞云相爱,但无力为其赎身,后来瑞云变得“丑状类鬼”,但贺生仍不改初衷,对瑞云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文中又说:“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这才是真正的知己。《青梅》篇写富家婢女青梅见穷书生张生对父母极孝,认为终身可托,便自己主动登门求婚,但遭到张生的拒绝,这使得青梅更加明白,张生确实是个有德有义之人,便说:“我不是来求一时的快乐,而是求一生的幸福。”张生终于理解了青梅。王渔洋评云:“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况在闺闼耶!青梅张之知己也。”显然,这里的“知己”是对对方高尚人品的敬重和共鸣。在明清传奇小说中写知己式爱情的作品很多,其内容也很丰富多样,比较典型的作品,还有《聊斋志异》中的《连城》、《乔女》、《书痴》等,不再详说。还有写男女友谊的作品。这种作品在明代已出现,但女方往往是妓女,还不足以对封建礼教构成冲击。到了清代,则出现了新的境界。如《聊斋志异》中的《娇娜》篇,写孔生既有爱妻松姑,又有腻友娇娜,二者界线分明。作者评论说:“余于孔生,不羨其得艳妻,而羨其得腻友。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在同书中,还有《香玉》、《乔女》等篇,也是同类作品。在《夜谈随录》中有

《怜姐》篇,写狐女既有丈夫秦生,又有男友褚生,但并非所谓“三角恋爱”,因此并不影响秦褚之间的友谊。这些作品,为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提出了一条新的途径。在明清传奇小说中最引人注目是一些描写纯情因缘的故事。性爱、爱情,说到底是关于“灵欲关系”的问题。明代的《钟情丽集》等篇已提出了“情”是一种宇宙间永恒不灭的精神力量的命题,而在作品的实际描写中,“情”并不否定“欲”,而是二者和谐共存,强调“情”实际是对“礼”的一种否定。描写纯情因缘的作品,大多产生于清代。《聊斋志异·阿宝》篇有云:“得近芳泽,于愿已足。”也就是说,男女之情,不在于房帏之间。这就是纯情小说的基本特点。同书《婴宁》等篇也有这种倾向。笔者以为,这是对少男少女的某种心态的摹写。待至《红楼梦》问世之后,宝黛式的爱情以及宝玉与许多纯情少女的友谊故事逐步深入人心,于是,描写纯情的传奇小说便取得了新的耀眼的成就。在《耳食录二编》中大约有八篇作品,在《蕉轩摭录》中大约有七篇作品,另外在《七嬉》等书中也有此类作品。如《耳食录·女湘》篇写人与花的爱情,文中说:“得闻香泽,于愿已足,臣之所好,不在床第间也。”他们“愿生生世世同作多情物”,不知历经几世几劫,其情根纠结,永无已时。《范依》篇写二人虽有男女之别,而灵魂却是可以互换的。《张碧云》篇写二人相爱,同名同姓,而女方先死,并未团圆。文中云:“卿即我耶,我即卿耶”。这话也见《钟情丽集》,但含意并不完全相同。《痴女子》篇是写女读者对贾宝玉之爱的,文中云:“盖两人之情,未尝不系乎男女夫妇房帏床第之间,而绝不关乎男女夫妇房帏床第之事”又云:“夫情者,大抵有所为而实无所为,无所不可而终无所可,无所不至而终无所至者也。”这就是哲人康德所说的“无目的性而符合目的性”的审美态度。在《蕉轩摭录》中有人花之爱、人蝶之爱等故事。而《细细》篇则写故家少女细细与邻家褚生青梅竹马,感情甚好。但一旦褚生戏捻其足,便唾面恶骂,视如寇仇,但不管怎样,褚生总是说“细细不我怨也。”因为褚生知过能改,能够回到纯洁的感情中去。经过长期磨难性的考验,二人终于和解了。同纯欲故事相比,这种纯情故事,从现实生活来看,显然也是有片面性的,但做为浪漫性的文学艺术是允许这种片面性的存在的,对于陶冶人们的心灵也是有益的。这比《红楼梦》诸多续书必得把贾宝玉、林黛玉改造成才子佳人式的人物,并极力糟踏薛宝钗等人要高明多了。

(三)明清高雅传奇小说,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达到了空前的全面而深刻的高度,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各种黑暗、荒诞现象。其艺术形式也有许多创新。《效顰集·钟离叟姬传》把推行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放在群众中加以检验,结果被群众唾骂而死。尽管作者是个正统文人,但这种官民关系的思考,却孕涵着新时代的民主精神。这是一篇历史小说。《高坡异纂·唐文》篇写了一个十分荒诞的故事,而这一事件却是玉皇大帝一手造成的。因此,《四库提要》指斥说:“竟然敢于侮天矣,小说之诞妄,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作者实际上是借着志异小说来发泄自己对人世间的满腔情绪的。《夜谈随录》中的《陆水部》、《春秋楼》、《魑子》等篇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的封建皇帝,因而被斥为“悖逆之词”,甚至说作者是文字狱的漏网之鱼。这些作品都采用了寓意小说的形式。《子不语》、《六合内外琐言》、《谐铎》等书是此类作品中的佼佼之作。

《子不语》对当时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封建官员等都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甚至说,当时所崇拜的“正神”,如孔子、关帝、观音、阎王等都是邪魔恶鬼冒充的,锋芒直指封建统治集团。作者的正面意思是,反对理学“道统”,反对历史循环论,呼唤“与时俱进”。其思想中的大胆的民主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到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一时期的讽刺、批判小说还出现了一些新颖形式。如《汉杂事秘辛》、《斩蛟记》、《聊斋志异·罗刹海市》等篇都是两截体作品,前后两截的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或对立,具有强烈的反讽效果。寓意小说也出现了新的艺术方法。《花影集·闲评清会录》篇把古典哲学中的心与理、气与形等高度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人物形象,这是作者的首创。明代还有一篇《鬼方记》,把各种恶德恶行具象为各种恶鬼的形象。这种写法直接影响了白话小说创作。《谐铎》一书也善于把抽象转化为具象,或把具象转化为抽象。《蜣螂城》篇是写金钱罪恶的。首先把金钱罪恶抽象化为一个“臭”字,然后又把“臭”具象化为一座蜣螂城,在这座城的城墙上爬满了蜣螂(即屎货郎虫),城内到处都是屎粪,臭气薰蒸,城内的居民不外是铜臭翁、鲍鱼肆主人、乳臭小儿等,连美人阿魏(按原为中药名,其臭无比)也臭得不可向迩。《老面鬼》篇是写拜金主义者粗鄙无文,不知廉耻的。这鬼身体极小,而面大如车轮,面皮厚如败革,脸上堆积俗尘五斗,一字不识。这位老面鬼,此后又在《夜雨秋灯录》、《浇愁集》等书中一再出现过。可见作者对拜金主义者的揶揄嘲弄得到了广泛社会共鸣。据载,《谐铎》一书是妇孺皆知的。

(四)明清的高雅的传奇小说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艺术境界和新的艺术方法。如《小青传》、《耳食录·邓无影》、《蕉轩摭录·唁影》等篇,通过“影恋”的形式表现了人物的极度孤独感,艺术的再现了这种“自恋情结”的现实依据和心理机制,与现代心理学不谋而合,因而引起了现代心理学家的重视,潘光旦还写了《小青之分析》一书。再如,以往的剑侠小说多写盗侠,或以报仇雪恨、士为知己者死为剑侠人物的基本精神。至明代的《韦十一娘传》则认为为公仇而不为私仇、为国事而不为私事,才是剑侠的根本精神,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是仗义行侠的根本目的,那些误国害民的封建大员才是首先要诛除的对象。这就把剑侠小说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随后,汤兆京的《柳燕传》、宋懋澄的《耿三郎》等作品,所写的剑侠人物都是为国事而忧心,为国事而奋起的。到了清代,许多剑侠小说也都继承了这一精神,像蒲松龄《梦狼》、《王者》等篇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第三,明人的《晁采外传》、《紫竹小传》等通俗传奇小说都极具抒情性,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只抓住一些雅致的生活琐事加以渲染。《紫竹小传》中有一个“纯阳古镜”的细节,这一古镜可以留住所爱者的形象。《聊斋志异·凤仙》篇所写的古镜不仅可以留下所爱者的形象,这个形象还可以正立,可以反立,可以哭,可以笑,对观看者可以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在《耳食录·影娘》、《萤窗异草·镜中姬》、《庸庵笔记·汉官老婢》等篇中也有类似的描写。这一细节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红楼梦》中著名的“风月宝鉴”。第四,在上面我们谈及“强制性语言小说”,是由一些破碎的描写而形式一种较完整的描写。在高雅传奇小说中还有一些“乱语体”小说,这种小说把故事的时间经过切割而移位,这就把正常的情节时序打乱了,给人以变幻

莫测, 恍恍迷离的感受, 本书已选的作品有《西玄青鸟记》、《瑶宫花史小传》等。还有一些梦幻小说也有这种特点, 如《墨余录·记许静山异梦》、《太仙漫稿·陶胃妖梦记》等。其中有的作品类似于现代的意识流小说。

(五) 明清高雅传奇小说的语言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主要的有典雅的、古朴的, 朴素的这样三大类别。典雅的语言即是当时书面语言的文学化, 并且融入了一些当时的口头语言, 经过锤炼加工之后, 成为一种极富表现力的而且十分简约的小说语言, 《聊斋志异》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还有《夜谈随录》、《谐铎》、《耳食录》、《小豆棚》、《夜雨秋灯录》等许多作品, 也都各臻佳境, 各具特色。另有《觚觚》、《梦花杂志》等书, 善于以骈体文叙事, 也很流畅自然。这些作品不仅艺术形象、艺术境界是美的, 语言也美不胜收。古朴的语言, 具有复古性、拟古性, 所用典故也较生僻、怪异, 其寓意性的形象也令人感到生疏。此类作品明代有《汉杂事秘辛》、《猗狂国记》、《西玄青鸟记》等, 清代有《麈余》、《七嬉》等, 而《六合内外琐言》尤具代表性。此书甚至使用了《尚书》式的、诘屈聱牙的语言, 古典哲学或古代宗教中的一些观念、范畴, 如阴阳、五行、八卦等也往往成为演绎的对象或情节的线索。《太平广记》等书中所收的各类故事, 不是一般人都能了解的, 作者也随手牵来做为典故。有些寓意形象也颇费思索, 如用枸杞、狗、纵欲者互喻, 若对中药学毫无所知, 也就不知所云。还有用乌鱼、鲸鱼、毒蛇喻贪官污吏, 也需要了解这些动物的特性, 才能恍然大悟。以上这些作者, 之所以要用这种古朴的语言和写法, 主要是为了造成一种间离化效果, 以避免招来时忌, 避免自己受到某种指责或迫害。陆继辂在评论《六合内外琐言》时说“游戏文章都奥衍, 猖狂意气剧酸辛”。正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朴素的语言, 明白如话, 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真正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袁枚的《子不语》, 另有《挑灯新录》、《客窗闲话》等书也属此类作品。袁枚是诗文大家、骈文高手, 对《聊斋志异》也很推许, 他不是不能写出语言雅丽的小说作品来的, 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就是例证。在《子不语》中, 他有意追求朴素平实的语言风格, 而以内容的厚重精深、光怪陆离取胜。在平淡的叙事中, 还往往蕴涵着谐谑、幽默、讽刺、嘲弄的艺术巧思和语调, 对社会上的黑暗、荒诞现象表示不屑, 令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 甚至拍案叫绝。此书不愧是一部深入浅出的小说杰作。此类作品, 表现了朴素的生活化的语言的极强的表现力。

以上只是举例说明了明清传奇小说的某些艺术成就及艺术特色, 难免挂一漏万。要想进一步了解明清传奇小说总体情况, 还需阅读本书所辑入的作品及其解题, 并进而去阅读那些浩如烟海的原著。本书顶多只能提供一部分稀见的佳篇名作, 起到某种撷精挹华的作用。通过阅读, 我们确实可以感到, 明清时代是一个传奇小说的繁荣时代。这样的一个繁荣时代是怎样出现的呢? 目前还难于做出透彻的说明。下面, 仅提出几点参考性的看法。(一) 明清时代已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出版业也十分发达, 为了满足广大社会群众的阅读需求, 许多小说作品能及时得到出版, 像《剪灯新话》在瞿家交给出版界之前, 便以钞本的形式流传开来, 受到广泛

的欢迎,并有出版商据钞本印行出来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在客观上刺激小说创作的发展。(二)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到了明清时代已发展到了思想艺术的成熟期。长篇小说出现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六大名著,话本小说出现《三言》、《二拍》等许多艺术上臻于成熟的作品,文言小说则有《聊斋志异》、《子不语》等难于举数的许多佳作。到了此时,书面小说比口头小说(如评书、讲唱)更受到社会的关注,特别是文化学术界的关注。因此,那些早已定型的《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等书,又开始了再一次向书面文学转化。这种情况,也自然会使得文言小说创作增多,艺术水准也不断的提高。(三)小说观念,小说理论产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学者文人对小说的高度的思想艺术价值开始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明末文坛领袖袁宏道甚至说,读了《水浒传》,便感到“马迁失组炼”,也就说《水浒传》的艺术水平比《史记》还要高。在此时,出现了许多小说研究家、评点家,像胡应麟、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人物。他们有意无意的将小说与正统文学等量齐观,比较正确的揭示了小说的艺术特征。这也不能不对文言小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文言小说评论家也出现了像但明伦、冯镇峦等重要人物。文言小说家的心态也不断的产生变化,宋懋澄在自己的诗文集集中特设了“稗类”,钱希言把自己的十九种著作合称为“松楸十九山”,其中就包括《猥园》、《听湓志》等小说作品。蒲松龄对自己的诗文并不那么看重,反而花费毕生精力去完成了《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寄托在这部书中了。像瞿佑、和邦额、沈起凤、袁枚、曾衍东、宣鼎等等,也都是类似于蒲松龄的小说作家。小说家的全身心投入,正是小说发展的最重要的内驱力。

《明清传奇小说集》是北京大学侯忠义教授主编《全古小说》的组成部分。《全古小说》是高校古委会关心支持的一项宏伟的古籍整理工程,也是一项学术问题相当复杂的科研项目。《全古小说》明代卷,由王汝梅、薛洪勳、宁稼雨主编。在搜求稀见珍本、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定了336种篇目(含备选篇目)。1998年4月21日至24日,在长春召开了“全国文言小说研讨会暨《全古小说》篇目审定会”,审定了各分卷的篇目,研讨了古小说文体界定等学术问题。

《全古小说》明代卷有待发掘的作品很多,搜求版本,整理校点的任务十分艰巨。终因工程浩大,落实出版有困难而搁浅。因此,薛洪勳建议先出版一部《明清传奇小说集》,选目以他撰写的《传奇小说史》明清部分涉及的作品为基础,再加以扩充,并吸收近年来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经王汝梅接洽,这一想法,得到侯忠义的赞同,特别是得到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明清传奇小说为中国古代小说领域中研究薄弱环节,向无全面发掘整理。本书编者用长期精力进行搜集考察,将其研究成果公之于众。本书荟萃了明清传奇小说之精华,以数百篇作品显现明清传奇小说之演变与成就,给现今读者以审美享受,为读者与专业工作者提供了珍贵文献。本书具有稀见、集萃之特点,集文献性、学术性、欣赏性于一体,雅俗共赏。传统与现代递接,将有助于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化,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安平秋、侯忠义、程毅中诸位先生的指导与支持;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东北师大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社科院图书馆、大连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谨表衷心的感谢。

吉林文史出版社徐潜社长给本书的编撰出版以热情的关心、大力的支持,责编耿宏精心审稿,督促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保证了本书正常出版发行。亦谨表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撰者的水平所限,也由于工作条件的限制(尚有一些稀见珍本未能辑入),本书定有错误之处,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6年10月15日

凡 例

(一)本书为明清传奇小说稀见珍本精品选辑。时间上起明洪武元年,下迄民国八年(1368—1919)。这是依据传奇小说创作发展情况而定的。少数跨越时代的作家,不受此限。入选作品大体上按作品、作家的年代先后排列。

(二)本书以收录名篇佳作为主。首先入选的是那些未见流传的稀见孤本作品。其次是那些虽有流传,但并未引起注意,或未被恰当阐释过的作品。再次是那些在思想艺术上有所创新,有所发现,但在常见书目中却被忽略或未予著录的作品。最后是那些具有代表性而不可不选的作品。但一些流传甚广的作品,如《剪灯新话》、《聊斋志异》等,则不再选入。

(三)每部书(或每篇单篇流传的作品)依据书目叙录体例,在正文前有解题,内容包括作者生平、本书(或本篇)有关情况(如版本、著录、卷数、篇数、思想艺术特点)等,各书内所选各篇如还需解说,在各篇后以按语的形式书写。所写内容视作品与文献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以便于读者阅读。

(四)各书(或各篇)的参考性的附录文字,置于各书(或各篇)之后分条排列,题目与引文连写。

(五)每篇作品按情节结构或章法布局分段,不用西方小说那种繁琐细碎的分段方式,篇幅较短的作品不分段。通俗中篇传奇小说又被称为“诗文小说”,其中的韵文可以提行低二格书写,以保持作品原貌。其他样式的作品,韵文及引文等不再提行书写,以免显得段落不清,文字零乱。

(六)本书所选各篇,除孤本外,一般都重新校订过,明显错讹径改,拟改字用圆括号()标明,如“祇(祇)”表示原文为“祇”,拟改为“祇”字。拟增字用方括号[]标明,如[祇]表示此字原阙,是我们拟加的。原文阙字无法校补者用方框号□表示。衍文据校本径删,各本并衍者一般保持原样,以供研究。

(七)各书(或各篇)最后都有撰稿人署名,共同撰稿者则共同署名,一部书内各篇若由不同人撰稿,亦分别署名,以明确权利和责任。

目 录

前言	1
凡例	1
秦士录	宋 濂 1
王弼传	宋 濂 2
录客语	宋 濂 3
梦游仙记	林 鸿 4
朝云集句	孙 蕡 5
纪梦	朱元璋 7
周顗仙人传	朱元璋 9
娇红记	佚名 11
效顰集	赵 弼 28
钟离叟姬传	30
续东窗事犯传	32
钟情丽集	玉峰主人 36
纪周文襄公见鬼事	佚名 64
湖海奇闻集	周 礼 66
玉簪传信	68
伏氏忠烈	69
画姬送酒	71
笔坡丛脞	雷 燮 72
毛娇娘传	72
零陵香怪录	74
东游纪异	董 玘 75
志怪录	祝允明 76
长桥美人	77
长桥美人续补	78
九朝野记	祝允明 78

义虎传	78
媚冤	79
戏语得妇	80
李郡王山东事迹	81
庚巳编	陆 燊 82
洞箫记	83
蒋生	85
宝环记	佚名 85
姚月华小传	佚名 87
紫竹小传	佚名 89
花影集	陶 辅 90
刘方三义传	92
心坚金石传	95
丐叟歌诗	97
闲评清会录	99
丽史	佚名 101
瑯嬛记	缺 名 110
杨玉环	110
试莺	111
姜窈窕传	112
晁采外传	佚名 113
杜丽娘记	佚名 115
刘秀英还魂传	佚名 117
冶城客论	陆 采 119
鸳鸯记	119
江斗奴	121
汉杂事秘辛	杨 慎 122
仓庚传	杨 慎 124
陈子高传	佚名 126
滑县尹西蜀张公擒贼记	卢 柟 128
辽阳海神传	蔡 羽 131
高坡异纂	杨 仪 135
唐文传	136
娟娟传	137
金姬传	杨 仪 139
别记六则	145

李嘉谟不拜伪齐官	145
嘉谟孙遇宋官人	146
金姬题旅舍诗	146
张士德用苏昌龄计下苏州	146
杨椿死节灵异	147
县志字论	147
保孤记	杨 仪 149
西樵野记	侯 甸 151
法僧遣崇	152
桃花仕女	152
太湖金鲤	153
桂花著异	153
南楼美人	154
刘生觅莲记	佚 名 154
银河织女传	华玉溟 185
韦十一娘传	胡汝嘉 192
古今奇闻记	沈 愷 195
张侯回生传	施笃臣 197
南枝红梅记	佚 名 200
金凤外传	徐 燠 208
十八娘外传	徐 燠 210
鸳湖杂志	周绍濂 212
天符殿举录	212
灯妖夜话录	213
青田神占记	215
汤表背	程可中 215
晋安逸志	陈鸣鹤 218
女侠报仇	218
宝剑成精	219
吴屿夜谈	219
花楼吟咏	220
玉香清妓	221
竹窗杂录	徐 燠 222
乌山幽会记	223
花神托梦	224
拙客传	费元禄 224